

8旬老夫妻住车棚替亡子还债

为12万欠款“封存”退休工资 开小卖部攒钱 电扇坏了都舍不得修

■据《长江商报》

面对儿子病亡后留下的12万巨额债务,两位8旬老人没有赖账,他们住在车棚里,替人看车、开小卖部,想方设法存钱,帮亡子还债。

17日,在洪山区关山街汽发社区的一处车棚,记者见到了熊和南和彭先梅。彭奶奶说:“如果到去世的那一天,债还没还完,我愿意捐献遗体来抵债。”

儿子去世留下巨额债务

熊爷爷今年80岁,大儿子小辉(化名)十几年前与妻子离婚,去年4月,被确诊为肝硬化。

此前,小辉以弟弟的房子作抵押,在银行贷款7万元。“这钱本来准备做生意,最后全花在看病上了。”贷款期限为两年,明年底,是这笔贷款的最后还款期限。

“医药费很贵,一天打针吃药就要近千元。”彭奶奶说起去世的儿子,几度哽咽。为了省钱,小辉的身体稍稍恢复,就吵着要回家。后来,病情复发,又住进了医院。“反复了六七次。”今年2月,小辉终因病去世。

刚经历丧子之痛,儿子生前留下的巨额债务,又摆在了两位老人面前。7万贷款治病全部用完了,



两位8旬老人开小卖部,想方设法存钱,帮亡子还债

之前小辉做生意亏了,还欠朋友5万余元。

12万元巨额债务,谁来还?

为省钱不敢去医院看病

“孙子爱玩,还不懂事,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,两个小儿子有各自的家庭,孩子还要读书,日子也过得紧巴。”熊爷爷和老伴商量后,决定替子还债。

两位老人都是武汉汽轮发电机厂退休职工,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有3000多元。“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动,到明年底才有钱还给银行。”即使不吃不喝,也要3年

才能把钱还清。

厂里分的房子,老人让给了孩子,他们住在小区的车棚里,帮居民看车,“一年能挣3000块钱。”熊爷爷每天与老伴守车到凌晨,早上5点起床开门让人取车。

车棚用红砖隔成了三间,其中一间是老人的卧室,房内除了一张简易木板床外,几乎没有其它家具。“最值钱的,是那台21英寸彩电。”熊爷爷还利用另一间房开了个小卖部,卖烟酒、副食品等,“生意很清淡,一个月能挣600元,刚够维持生活。”熊爷爷说,他心里苦,但只要还活着,就一定要把债还完。

为了省钱,老人一个月只吃一次肉。她身体不好,但尽量不去医院看病。“如果哪天我走了,只剩下老伴一个人,债还没还完的话,我愿意捐献遗体(用补助款)抵债。”

孙子:很惭愧

二儿子:会想办法还债

“把重债压在年迈的爷爷奶奶身上,我心里也很惭愧。”小辉的儿子熊军(化名)今年27岁,刚进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当焊工。熊军说,父亲的债,本应由他来还,但他每月工资仅千元,实在有心无力。“我能做的,就是经常去看看他们。”

熊爷爷的二儿子熊安(化名),是汽轮发电机厂的一名钳工,一个月收入也不足3000元,妻子无固定工作,16岁的孩子正在上技校。除去生活开支,几乎没有余钱。“让父母晚年受苦是做儿子的不孝。”熊安说,欠下的钱一定会还清,虽然自己能力有限,但他和弟弟一定会想办法,与父母一起还债。

邻居叶爷爷说,熊爷爷为人务实,退休前还是厂里的中层干部,如果不是家庭的变故,原可以在家里享清福。

汽发社区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熊爷爷家里确实很困难,他儿子患病的时候,社区还帮助过他们。

不堪受虐 发妻铁锤杀夫

■据《楚天金报》

因家庭矛盾,长期饱受虐待无法排解的妻子王某最终不堪忍受,哄骗丈夫吃下装入胶囊内的安眠药后,用铁锤将丈夫锤死。昨日,此案在武汉市中院开庭,被法警带上庭的王某因患有风湿身穿棉袄,面容倦怠,拿着起诉书的双手微微发颤。

据指控,2004年,王某与吴某结婚,但两人常有争吵和打闹。直至2007年,夫妇俩迟迟没有孩子,吴某却把责任推给了王某。两人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,王某常常遭受丈夫虐待。时间久了,王某心里很痛恨和惧怕丈夫,产生了报复心理。

今年3月11日上午,王某以身体不适为由,购买了130颗安眠药,还买回了一把铁锤。当天晚上,王某将安眠药磨碎装入丈夫常吃的胶囊内,哄骗丈夫喝下。第二天清晨,王某拿起铁锤,朝还没睡醒的吴某猛击。见丈夫浑身是血,王某还是感觉惊慌失措,便拨打120求救。随后,她挂掉电话,到派出所投案,当民警赶到其租住的公寓内时,发现吴某已死亡。

昨日庭审时,王某情绪失控,不断哭喊着:“事情不是那样的,我不是故意要杀他……”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后,王某才开始回答公诉人的询问。王某称,丈夫时常对她又打又骂,自己的风湿病也是被他打出来的,“他怪我没给他生孩子,总是打我,虐待我……他要害我,我想让他睡觉,就去买了安眠药,就怕他醒了……”庭审的最后,王某向法官哭诉,自己一心求死。

法庭未当庭宣判。

自购B超 鉴定胎儿性别 泥瓦工被逮捕

■《武汉晚报》

17日,记者从新洲区检察院获悉,该院以非法行医罪对私自购买B超机,对数百名胎儿进行性别鉴定,并致多名孕妇引产的犯罪嫌疑人李某依法批准逮捕。

2007年,一直从事泥瓦装修的李某在为一家诊所装修时学会了用超声波B超机给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。2009年8月至案发前,李某私自买一台黑白超声波B超机,然后在武汉某小区内租住一间民房,非法为数百名孕妇进行胎儿性别鉴定。

经查,李某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,致使邹某、李某、杜某等多名孕妇实施堕胎手术。

李某的行为已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,检察机关对其依法逮捕。

女子棍棒教育 打死5岁侄女 弟弟原谅姐姐 请求法庭轻判

■据《长江商报》

女子刘某将弟弟5岁的女儿小月(化名)接来抚养,谁知因小月调皮,刘某在一次棍棒教育中,不慎将小月打死。17日,刘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押至武汉市中院受审。

刘某今年近40岁,家住武昌区望山门某小区。据指控,去年4月4日晚8时许,因5岁大的侄女刘月在家吵闹不听话,刘某恼怒下使用一支小木棍对其进行抽打。至次日7时许,刘某到小月房间外,多次呼唤侄女名字,却无人回应,进房后发现,小月身体冰凉,已没有了呼吸。刘某赶忙将侄女送往医院抢救,但已无力回天。经鉴定,小月系全身多处皮下组织出血,导致休克死亡。

此后,刘某向医务人员如实

交代了孩子被打的情况,在场医生随即报警,刘某则呆立在病房中,一直等到警方到来。

“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这个侄女,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。”庭上,刘某哭称,她老家在江西,2006年与丈夫离婚后,独自抚养女儿。小月是她弟弟刘凡的孩子。平日里,刘某与弟弟一家感情非常好,在弟弟外出打工期间,她经常帮忙照顾小月。

去年元月份,弟弟刘凡与妻子离婚,小月被判给刘凡抚养,但刘凡依旧忙于打工,无暇照料女儿。而此时,刘某的女儿正好考上武汉一所高中,于是,在去年春节过后,刘某与女儿、侄女一起,从江西搬到武汉,在武昌望山门住下。此后,她将小月送到附近幼儿园就读,并承担其大部分生

活费和学费。

当公诉人问及为何刘某要对小月施暴时,刘某答道,小月由于刚上幼儿园,平日十分淘气。案发当晚,刘某让她写作业,她不听话,又闹又叫。刘某一怒之下,随手抄起小木棍向她身上打去。小月不断反抗,刘某却没有停手。据刘某回忆,这顿体罚断断续续持续了10多分钟。随后刘某回房看电视,并未关注小月的动静,惨剧就这样发生了。

最后陈述时,刘某情绪失控,泪如雨下:“我真的非常后悔,每天都会想到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画面……”

据刘某的辩护人称,案发后,小月的父亲刘凡十分痛心,但他还是谅解了姐姐,并希望法庭能从轻判处。

本案将择日宣判。

家政工携女上岗 孩子坠楼受重伤

■据《武汉晚报》

17日上午10时前后,洪山区工业二路东方雅园发生一幕悲剧:一名清洁工因担心6岁的女儿无人照顾将其带着上班,孩子脱离了母亲的视线后坠楼,致双腿大腿骨折,头部及躯体严重受伤。

事发后,小女孩被送往青山区普仁医院救治,女孩的母亲赵霞泣不成声地不断埋怨自己没有看好女儿。

赵霞家住在洪山区北洋桥小学附近,育有2男1女,其夫开有一间杂货铺,她平时做家政服务贴补家用。事发前,她因担心女儿无人照顾,就带着她前往东方雅园给7楼的一个业主做清洁。赵霞因专心工作,女儿渐渐脱离了她的视线。

大约在上午10时左右,一声巨响从1楼传来,随着有人大喊“有坠楼了!”赵霞循声望去,才发现是女儿出事了,“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几楼掉下去的!”

坠楼的女孩叫余久凤,年仅6岁,坠楼致使其双腿严重骨折,头部与躯干部均有严重撞伤,因伤势过重被转往省人民医院救治。

东方雅园物业介绍,小女孩是从5栋3单元坠落的,坠地前被一楼的柜式信箱及雨棚挡了一下,才捡回了一条命,但谁也无法说清女孩的坠楼楼层。事发后和平派出所也介入了调查,目前仍在查找余久凤的坠楼点。

学生举报高温补课

班主任被曝冒充记者“套”学生

■据《东楚晚报》

17日,一条微博在网上传播。一学生称因为向媒体举报违规补课,结果被老师“电话采访”,有打击报复之嫌。当事老师却否认干过这种事。

黄石同城会微博称:今日该校(有色一中)一学生举报学校暑假高温补课,刚打完黄石某报社热线,一个号码为150****7049的人给这位学生打来电话,自称是报

社记者,问举报内容是否属实,有没有学生中暑。经调查,该号码的主人是有色一中高二某班老师卢某。

记者联系相关学生小欣(化名),小欣介绍,16日下午2点多钟,他刚刚给报社打电话举报学校违规补课,有很多学生中暑。随后一男子自称是报社记者,打电话来调查学生中暑的事情是否属实,并表示将曝光。但是没有说是哪家媒体的记者。

因为觉得这个号码很熟,小欣

就给同学讲这事,并把号码发给同学,最终确认这个号码是他们班主任的。

随后,记者又联系该校几名同学。高二(11)班一名学生介绍,学校确实在补课,因为天气热,教室里没有空调,60多个人共3台电扇,有学生中暑,其他学生也无精打采。有一名学生因为中暑晕倒了,老师认为他是假装的,还打了他两巴掌。

班主任为什么要冒充记者给学生打电话?是否涉嫌打击报复?

学生们议论纷纷。

根据微博提供的电话号码,记者联系上当事的卢老师。卢老师告诉记者,他已经知道网上的事情,但是表示自己作为一个老师,绝对没有冒充记者给学生打电话。卢老师说:“我作为一个老师,很多学生都知道我的手机号,不知道是谁发到网上去的。”

随后,记者再次联系小欣,小欣表示手机因为换了电池,通话记录都没了,但表示可以去通信公司打印出来。